

—法光的第三年夏天—

我學巴利語的心得感想

葉蕙蘭

2004/9/16

與法光的淵源，要回溯至兩年前的暑假，當時因擔任「世界宗教博物館」，所舉辦——「達賴喇嘛特展」的導覽，而有幸聆聽蕭金松老師主講的座談，使當時已在香巴噶舉——卡盧仁波切的「台北利生中心」，學了一年藏文的我，有因緣能參與法光所舉辦的第一次「暑期密集班」。在蕭金松老師、張福成老師，及黃奕彥老師的洗禮之下，我除了同時熟稔康巴音與拉薩音之外，還克服了先前文法上轉聲與虛詞的障礙。不禁驚嘆：如此密集的三十堂課，九十個小時，對一個新語言的學習，著實有莫大的助益！接著一年，我繼續參加法光推廣部的課程——「漢藏經典對讀」，除了不讓已學的荒廢之餘，更希望能藉此基礎深入經藏。

第二年，我在蕭老師的鼓勵下，考取法光藏文選讀組，成為法光佛研所的研究生，我終於下定決心，在這個鬧中取靜的世間桃源裡，正式展開學佛的生涯。已經是三個小孩媽媽的我，再回到校園重拾書本，剛開始的確有些不能適應。因此為了能跟上其他同學的腳步，我在暑假密集班裡，同時修習「拉薩口語會話」，及「西藏語文法」兩門課程，比起第一年來雙倍的份量，非常沉重，但收穫也相對的豐碩，那時的我已經能在博物館以簡單的藏文導覽，也可以在中心上課時為格西拉翻譯。但我開始意會到：具有學生身份的壓力，已經不再如以往只為興趣，那般悠然自在了！開學之後，必修與選修的課程，讓我體會到身為一個佛研所的學生，我所欠缺的專門知識尚有很多；若像以往一樣，光憑著一股信念與傻勁去唸，將如井底之蛙，畫地自限。所以，只懂藏文，似乎是不夠的，在這樣的危機意識之下，法光的第三年夏天，我決定接觸藏語之外，另一個美麗的語言——「巴利語」。

如同西藏語一樣，對於這個中古印度雅利安的語言，開始我依然懷抱著神聖與浪漫的憧憬；即使高明道老師在第一堂課時，便開宗明義表示，語言就是語言，並不帶有神話的色彩。但每當我傾聽高老師朗讀巴利語偈頌時，我仍然會忍不住，將其想像為如同佛語一般的天籟。巴利語的發音中，有藏語裡所沒有的，低沉的喉部濁音及氣音，與獨特的長短音，就如同低音琴弦的抑揚頓挫，會帶給人們一種微顫的感動……我想，喜歡一些事情是不需要理由的罷？就像為何要學藏文，我至今仍搞不懂究竟為什麼，為何現實中有著重重的障礙，我依然不能罷休？這些疑問，在這個暑假裡，我終於得到了解答，因為理性的高老師，總不厭其煩在每堂上課之前，殷切地提醒我們：修這堂課的動機與發心是什麼？若我們是為了讓眾生離苦得樂而坐在這裡，那即使在日後遭逢再大的挫折，也不會只因為幻

想的破滅，而輕言退轉放棄！因此每堂課前的發心，與課後的迴向，是高老師為保護學生們，用心良苦的堅持。

當然，對於律己甚嚴的高老師而言，這並不是唯一的堅持，舉凡上課不能錄音、不能使用影印的書籍、不能翻燒光碟……這已是班上同學間不成文的默契。而且，早在第一年來到法光時，就已耳聞有關高老師的種種傳言：說他是法光唯一的專任老師，很多人都是為了仰慕他的丰采，而來法光選課；也有人說他有「他心通」，在厚厚眼鏡下的偌大雙眼，可以透視人的內心；也有人說他的中文非常棒，精準到可以挑剔你說話的語病，甚至文章裡的標點；也有學生在選修他的課之後，便罹患了「懼高症」……這些不絕於耳的聲音，讓我不免對如此饒富傳奇的老師，又敬又怕，後來在修習了一學年高老師「最近歐美佛學研究」的課之後，因為自己的英文程度太差，讓我對高老師更加既愧且懼。因此在當我決定暑修這堂課時，內心難掩忐忑不安，不禁暗自揣測，是否能夠堅持到最後。

果然，在一開始便倍嘗艱辛。除了自己對天城體不熟悉之外，且在發音上有些音唸的並不標準，使得在老師每堂課驗收成果，以及背誦偈頌的時候，我都非常駭怕心虛。且巴利語的轉聲格位，是在字尾變化，與藏文獨立在外的文法結構，並不相同，每個字還有單、複數及中、陰、陽性等變化。再加上不諳背誦技巧，土法煉鋼式的拿起唸珠，每句偈頌都得唸上一百零八遍以上，才能熟記，且輪到自己背誦時，又往往因太過緊張，腦中一片空白而前功盡棄。就這樣，在天天早上上巴利語，下午上因明課，晚上陪兒子玩，清晨背偈頌……週而復始的情況下，在第三個星期時，我便有了黑眼圈，還瘦了三公斤。且班上的同學，也從原來的十三人，慢慢減少為八個人。

然而，這一切付出並非沒有成果的。高老師總會適時地鼓勵我們，在我們每次想打退堂鼓的時候。漸漸地，我們在單字的累積之下，開始瞭解偈頌內容的涵義；也藉由已熟記的偈頌，來釐清語言文法的結構。如此相輔相成，讓我們對這個語言的邏輯結構，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，對於佛教的甚深的教法，也有了潛移默化的體會。尤其當我們背誦到《慈心經》的時候，高老師更為我們深刻剖析了，佛法裡「無緣大慈」的甚深智慧，以及如何將其融入生命之中的無上方便。

另一個意外的收穫，是班上的同學，在一個暑假下來，已培養出同舟共濟，互相幫助的情誼，而且高老師也逐漸顯露出，鮮為人知的那一面。我很訝異，在老師傳奇色彩的外表之下，其實有著一顆柔軟而善解的心。他雖然不擅在表面上與學生們噓寒問暖，但敏銳的觀察力，使他能從內心去深察洞悉每個學生的心理。且在他種種的堅持背後，隱藏著是更寬廣開闊的胸襟。在最後一堂課裡，背誦偈頌時，老師還破例地加入我們輪流背誦之列，使得當天生日的我，得到了最珍貴殊勝的祝福與加持，也讓我知道，原來解脫生死的路上，並非孤單寂寞！

過了這個夏天之後，法光即將面臨轉型的考驗，我已決定在這個學期，繼續選修「巴利語文獻選讀」。且新學期的秋季班，為了因應更多社會大眾的需求，也開出了一系列豐富多元的課程。讓身為「末代學生」的我，有了更多樣性的選擇，因此對於這個轉變的契機，我非常讚許，且樂觀其成。即使基於某些現實的理由，我深知畢業之日遙遠難期，但我會更加珍惜在法光的歲月，因為一路走來，它讓我能在家人的認同之下，有機會去圓深植於內心的希求與愿望，我更相信，日後它將能幫助更多人，在兼顧世俗的層面之下，去拓展精神領域的版圖與夢想！

